

散文·美景履痕

故乡新安

□王 剑

我的故乡洛阳新安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那里不仅有自然生态之美，还有厚重文化之美。

新安之美，美在山水。

顺着溪流蜿蜒而上，在长约十几里的龙潭峡谷底部，碧绿的水，红色的岩石，宛若天然的画布。路是新凿的山路，桥是木桩搭建的桥，泉、潭、瀑、溪放眼皆是。溪水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快地飞溅，给一条山路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偶尔能听到一两声鸟鸣，如圆润的露珠滴落下来。在清亮的溪水里，随处可见红色的石块在水中闪亮。一浪一浪清澈的水，不时撞击在石头上，绽开一朵朵飞溅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峡谷尽头，一块巨石挺拔肃立。两壁如削，棱角分明，从侧面看去，峻拔如剑，直刺苍穹，这就是“绝世天碑”。“丹山碧水青龙，雄峰流云扮长空”。山体的雄伟与险峻，深谷的迂回与奥妙，碧潭的清幽与静谧，瀑溪的秀丽与灵性，力与美在此完美结合，动与静在此巧妙融汇。此时此地，龙潭大峡谷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恐怕只有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

新安之美，美在文化。

新安是河洛文化的分支。这片古老的土地，是华夏文明进化的册页，汉唐文化璀璨而深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所写的诗句，诗中的“汉时关”，就是今天的新安县汉函谷关。“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层紫气万层烟”。汉函谷关

北侧紧挨凤凰山，南边相邻青龙山，处在两山对峙的峡谷之中，从南北方向蜿蜒而来的皂涧河和涧河在关楼东门外交汇。昔日，这座雄关是洛阳西去长安的通衢要道，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更是拱卫都城长安的重要屏障。站在关楼上，举目望去，我仿佛看见一支支商旅、驼队，从京都洛阳出发，经过汉函谷关到达西安。在西安歇息后，继续前行。最后穿过辽阔西域的茫茫戈壁，顶着万里风沙，一路向西迤迤前行。那悦耳的驼铃声，成为丝绸古道留给我们的鲜活记忆。

新安县铁门镇的千唐志斋，是已故国民党起义将领张钫所营园林塾庐的一部分，珍藏着自魏晋以来的历代墓志石刻1400余件，尤以唐志最为丰富，多达1191件。走进千唐志斋，你会立即被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所感染。沉重而悠长的历史在这里被时光的黄土所掩埋，沉积为一部无声的巨著。一个人漫长而辉煌的一生，或者短暂而平庸的一生，都被浓缩成几行密密麻麻的文字，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些曾经指点江山的人，曾经使历史发出耀眼光芒的人，曾经妙笔生花的文人，都以这种静默的形式走进时光的隧道。当你不由自主地去抚摸那冰冷而无言的石头时，仿佛真切地触摸到了唐人跳动的脉搏。“谁非过客，花是主人”。石屋门前的花朵开了又落，而那些镌入石碑的名字，却在熙熙攘攘的瞻仰中，走向永恒。

新安之美，美在古木。

在龙潭大峡谷，有一棵千年古檀。这棵古檀傍崖而立，树冠硕大，枝叶茂

密，是极为罕见的野生古檀。它的树干由底部分四枝，集簇向上。裸露的树根抓伏在岩石之上，纵横交错，如盘龙卧虬，形成一种树劈石的奇观。这棵古檀树，被当地人视为吉祥树，很多人把她认作“干娘”。在石井镇的前口村，有一棵2600岁的檀子栎古树。这棵立于悬崖之上的檀子栎，是从一块巨石里长出来的。且不说它的树干要四五个成年人才能合抱，光看看它扎根的地方，就让人震撼。由于生长环境恶劣，它几千年来一直都在顽强“扩充”自己的“给养部队”：像蛇一样露出的根须，贴着地延伸得到处都是。更神奇的是，这棵栎树与一棵牛荆树的树干紧紧贴在一起，看起来亲密无比。在这棵古树东南方向不到一米处，还有两棵树龄有数百年的檀子栎。它们和四周其他檀子栎一样，都是这位“老寿星”的“徒子徒孙”。在饥荒年间，栎树的果实，救了不少老百姓的命。因此，前口村许多年长的村民，对这株檀子栎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新安之美，美在风情。

欣赏完新安的山川、文化和林木，不妨到新安的街头巷尾逛一逛。新安的澄泥砚，是我国的四大名砚之一，此砚精于雕琢，巧夺天工，泽若美玉，击若钟磬。置于案头，清香飘逸，具有清心、怡神之妙用。饿了，就吃新安的风味小吃烫面角。新安烫面角皮薄如纸，色润如玉，状如新月，鲜香可口，让人尽享口舌之欲。如逢秋季，再吃两个牛心柿子，那可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了。

诗歌·紫陌红尘

我不能阻止一朵花的绽放

□小乔

亲爱的，你知道
对于很多事情的走向
我一直无能为力
就像对于这不能共存的白天和黑夜
就像此刻这身下平静的大地
深处是岩熔 是火
是随时流动 等待喷发的汹涌
以及可怕的毁灭一切的力量

亲爱的，你知道
我不能阻止一片叶子落地
就如同 不能阻止一朵花的绽放
以及不能阻止
这地心之火夜夜在心头流淌
我即将腐朽 毁灭也即是新生啊
谁又不曾真切渴望——
渴望热烈，渴望这无休止喷薄的火
渴望燃烧 渴望熔化
以及渴望这一切无所畏惧的勇敢

曾经沧海 我想
今生，我已不再惧怕
不再惧怕任何一条小溪、大河
甚至泥沙俱下的风
以及任何关于水的传说
可是为什么
有些念头 只要一想起就会痛彻心扉
有些名字 只要一念起就会肝肠寸断
我不能阻止任何一片叶子落地
就如同 不能阻止每一朵花的绽放

醒来

□文菲

楼下的桂香
飘进屋里，
洗涤了积蓄的惆怅
深深地呼吸
清香浸润心脾
融化了心事
在沉醉中做了久违的梦

心塞满的时候
做梦也成了奢望
桂花的恩赐
让我期盼每个月
期盼中秋的月明
盼望一年中甜蜜的季节
却也让我悲伤
你走远了
心又要冰封

面对红尘劫难
只为你的一缕清香
在孤独中耐心等待
热情地活着
来年的八月啊
来年的中秋
我等在时光的门口
岁月是朵两生花
在多彩的世界里
眷恋着迷人的你
等待丰满的八月
磨合着丰富的人生

随笔·轻风物语

拽一把麦秸

□安小悠

幼时，每顿饭都是从拽一把麦秸开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生火，生火必须得是麦秸，其他柴火还真不行。家家户户都有麦秸垛，有的直接堆在打麦场四周，各种形状都有，蘑菇状或四方块居多，都不太规则，有的好看，有的奇丑无比。新割回来的麦子在打麦场被石碾碾下麦粒，圆润的麦秆也被碾扁成麦秸，最后成垛。有些麦秸为方便取用，便堆放在庭院附近的空地上。也有在麦秸垛顶上涂泥巴的，但不多。

中原小城无山，麦秸垛就是山，哪有小孩子不喜欢在山上玩的？放了学，我们便像一群野猴子，爬到麦秸垛上玩耍，有些麦秸垛不结实，我们在上面扑腾的时候，麦秸垛就会如山一般倾泻，麦秸一扑扑地流向远方，一起流泻的，还有我们儿时铜铃般的笑声。

新麦秸垛呈黄色，渐渐地，外面被岁月染成灰黑，但里面还是新的。夏季雨水丰沛，麦秸垛上会长出浅褐色的小蘑菇，蘑菇的小伞不能为麦秸遮风挡雨，雨下大了，水顺着麦秸流下，变成深褐色的液体，像麦秸从田里捞带回来的泥土，用雨水的方式还给了大地。秋霜在麦秸垛上凝了一层，像披了薄纱。冬天麦秸会结冰，尤其被雪覆盖以后，天晴雪化，雪水一滴一滴结在麦秸上，在

清晨变成一粒粒透明的水晶。

生火拽麦秸多是小孩子的任务，拽麦秸时，我有时提个竹篮，有时是荆篮，但都装不了多少，只有拿蛇皮袋装时，才能多拽些。拽满了，用一只脚踩实，袋子有了空隙便能再多装一些。新麦秸垛好拽，一旦它被生活的重担压实，被季节的风霜碾硬，拽起来就格外费劲。外面的麦秸潮湿，只能拽里面的，渐渐地就掏出来一个“山洞”来，我在“山洞”里，像凿刻岩画一样一点点把麦秸从里面拽出来。

农民以土地为生，祖祖辈辈土里刨食儿，土地回报以丰盛的粮食，所有粮食的秸秆最后都成了柴火。柴火又依各自属性大致分为软硬两种，麦秸是软的，还相对金贵，因为每顿饭都离不开它，虽离不开，但做饭也不能全烧麦秸，不然再如山的麦秸垛也会早早烧完，且还有那么多的柴火呢。豆秆燃烧时噼里啪啦像放鞭炮。花柴，顾名思义即棉花的枝干，烧时要把枝杈都掰断。芝麻秆亭亭玉立，绝不旁逸斜出，且成捆成束，可直接塞进灶膛。这些都算不得硬柴，硬柴专指劈柴，废旧木材或破旧家具等。如果麦秸是小家碧玉，那么劈柴就是硬汉形象，非炖肉蒸馍这些大工程不用。

只有烙烙馍才全烧麦秸，麦秸轻，一点就着，好点也好灭。母亲用鏊子烙

馍，鏊子是家乡特有，多为铁制，圆形，中凸如锣。烙烙馍前，我已装了满篮麦秸，我边烧火边帮母亲翻烙馍，待麦秸快用完时，我赶紧把剩余的麦秸从篮子里掏出放在地上，去拽第二篮。在这期间，母亲一手烙，一手翻，一手烧火。当然，有时实在配合不了那么和谐，火熄了，母亲便用翻馍的工具伸进鏊子下面，挑起几根麦秸，轻轻一吹便着，升起的火焰瞬间将母亲的脸色映红了。

现在麦秸垛已很少见了，秸秆还田，其他柴火也不多见了。我常想起幼时的麦秸垛，似乎那麦秸燃尽后的余温还在。拽一把麦秸，燃起的却是人间的烟火，我们谁不是，靠着这点儿烟火长大、变老，直到最后的最后，也变成了一缕这样的烟火。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澧河”，
阅读副刊美文。本地作者投稿邮箱：
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
13938039936